

四庫全書

集部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二十一

宋 魏仲舉 編

序

送區册序

補注集有送區弘南歸詩說者謂册即弘也其說見於送弘南歸詩區音歐區治子之後舊本皆作區今本作歐弘誤矣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祝曰陽山縣名屬連州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

水有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廉一作其）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舟下一有之字）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韓曰篁竹田也○一本云荒榛茅竹之間又一本篁字作叢）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孫曰鳥言語如鳥獸也嚴曰後漢度尚傳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注鳥語謂聲似鳥也）始至言說不相通畫地為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所為而至（為于僞切）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樊曰貞元二十年公貶陽山令）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挐舟而來（祝曰挐牽也女加切又女書切）升自賓階儀冠甚偉（冠一作觀）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

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孫曰莊子徐無鬼篇之文跫然行聲許恭切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一作邪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一於作乎與之翳嘉林翳隱也與上一有且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一作而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孫曰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吉一作告歸覲其親覲一作拜酒壺既傾序以識別識一作為嚴曰識音志

送張道士序并詩

樊曰公逸詩有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兵部衛員外少室張道士豈此道士邪

張道士嵩高高之隱者高一作陽又作南一本又作嵩高之有道者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寄跡老子法中為道士以養其親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諸侯嚴曰東方諸侯謂吴元濟也一無諸侯二字貢賦之不如法者孫曰元和九年閏八月淮南節度使吴少陽卒其子元濟自為留後詔山南東道節度使嚴綬等討之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京師士大夫多為詩以贈而屬愈為序詩曰

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況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張侯嵩高來面有熊豹姿開口論利害劒鋒白差差恨無

一尺棰祝曰棰杖也莊子一尺之棰。一本作箠又一云手恨無尺箠爲國笞羌夷詣闕三上書臣非黄冠師臣有膽與氣不忍死茅茨又不媚笑語不能伴兒嬉乃著道士服衆人莫臣知臣有平賊策狂童不難治平聲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天空日月高下照理不遺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斯一作期寧當不俟報歸袖風披披答我事不爾吾親屬吾思昨宵夢倚門樊曰戰國策王孫賈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手取連環持孫曰持連環以示還意今日有書至又言歸何時霜天熟

柿栗收拾不可遲嶺北梁可搆寒魚下清漪（一作伊）既非公家用且復還其私從容進退間無一不合宜時有利不利雖賢欲奚為但當勵前操富貴非公誰

送高閑上人序

（韓曰贊寧高僧傳云閒烏程人克精書字宣宗嘗召入對御草聖遂賜紫衣後歸湖州開元寺終焉閒嘗好以霅川白紵書真草為世楷法）

茍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膠亂也）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

射孫曰養叔養由基楚人史記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射之百發百中庖丁治牛補注莊子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於此乎師曠之於聲孫曰曠字子野晉平公時人扁鵲治病孫曰扁鵲即秦越人晉昭公時人僚之於丸孫曰莊子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秋之於弈孫曰孟子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秋其名也伯倫之於酒孫曰劉伶字伯倫晉人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補注嚌嘗也胾大臠也禮左殽右胾○嚌在詣切胾側吏切往時張旭善草書孫曰旭蘇州吳郡人樊曰新史張顛傳顛嗜酒每大醉叫呼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以為神○一作喜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

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發之書下一有焉字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鬬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樊曰顛自言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劒器得其神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孫曰謂不可測其端倪也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閒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孫曰錙銖小貌六兩曰銖精炎於中精一作情利欲鬬進

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閒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歐本作繆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補注東坡送參寥詩云退之論草書萬事未嘗屏憂愁不平氣一寓筆所騁頗怪浮屠人視身如丘井頹然寄淡泊誰與發豪猛正謂此一段立意也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伎能閒如通其術閒下一有師字則吾不能知矣

送殷侑員外使回鶻序

韓曰元和十二年二月遣回鶻摩尼僧等歸國因命宗正少卿李孝誠使回鶻以太常博士殷侑副之侑陳郡人貞元末及五經第其學長於禮及至回鶻責可汗無禮虜憚其言

○侑音又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大小咸臣順於朝一本無於字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孫曰謂小國不能自致因大國行得朝貢故曰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樊曰憲宗元和三年正月上此尊號悉治方內祝曰方內四方之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嚴曰肅宗之復兩京藉回鶻之師助

〔馬故言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術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樊曰唐史所書事與此同惟史記八年而此云十二年史云還遷虞部員外郎而此云遷虞部員外郎以行不同耳當以此序為正〕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樊曰元和十一年五月公為太子右庶子〕執盞言曰殷侯〔一作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嚴曰惘惘失志貌文紡切〕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集注直謂直宿三省見論語吾日三省吾〕

身○三蘇暫反省息井切持字宋景文公作襪字

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洪曰或云持被入直當為句絶宋景文公云襪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婦順夫旨子嚴父詔耕於寛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濵此等皆新語也祝曰刺刺語聲選風感刺刺二字並音盧達切韓曰當音七迹切前輩言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處潘岳閑道謡云和嶠刺促不得休公語疑出此前一音非是

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矣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

送楊巨源少尹序

集注巨源新舊史無傳藝文志云字景山貞元五年第進士長慶中為河中少尹按張籍有送楊少尹赴河中詩云官為本府當身榮因得還鄉任野情蓋河中人也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帳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孫曰疏廣字仲翁兄子受字公子宣帝時廣為太子太傅受為少傅元康二年上疏乞骸骨許之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泣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跡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洪曰白樂

天贈楊秘書巨源詩云早聞一箭取遼城相識雖新有故情清句三朝誰是敵白頭四海半為兄注云楊嘗贈盧洛州詩云三刀夢益州一箭取遼城由是知名樊曰因話録云張洪靜三世掌書命在台坐前代未有巨源贈詩云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時稱其能與張説家門又云巨源在元和中詩詠不為新語體律務實工夫頗深以高文為諸生所宗公序所謂以能詩訓後進即此也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駟歐宋本作四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

繼二疏蹤跡否（一無否字）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署以為其都少尹（孫曰丞相謂河中節度都即河中也○一無署字）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孫曰張籍亦有和裴司空酬蒲城楊少尹詩）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歸（歸上一有於字）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

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誡一作戒鄉一作家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此句一無其在字

送權秀才序

樊曰公時佐汴州權自汴舉進士京師送以此序

伯樂之廏多良馬樊曰孫陽字伯樂秦穆公時人也卞和之匱多美玉韓曰卞和楚人獻玉於武王刖左足又獻於文王刖右足至懐王時抱其璞哭于郊王使玉人攻之果得玉卓犖瓌怪之士怪一作奇宜乎遊於大人君子之門也相國

隴西董公一無董字既平汴州孫曰貞元十二年七月以隴西公董晉為宣武軍節度使平汴州之亂天子命御史大夫吳縣男縣一作郡下同為軍司馬孫曰是年八年以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吳縣男陸長源為節度行軍司馬使門下之士權生實從之來權生之貌固若常人耳其文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諧和一作聲寂寥乎短章舂容乎大篇補注春容大貌禮曰待其舂容然後盡其聲如是者閲之累日而無窮焉閲一作閒愈常觀於皇都每年貢士至千餘人或與之遊或得其文一有者字若權生者百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於明

有司重之以吳縣之知其果有成哉於是咸賦詩以贈之

送李正字歸湖南序

集注正字即仁鈞之子礎也貞元十九年登進士第元和初為秘書省正字湖南觀察推官公分司東都礎自湖南請告來覲其父於其還公以詩及序送之詩見第四卷末○一本或作送湖南李礎正字序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孫曰貞元十二年七月以董晋鎮宣武平李逈之亂李生之尊父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孫曰礎父仁鈞知河陰院

日為酒殺羊享賓客李生則尚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為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樊曰公年二十九故得交李生父子間公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樊曰貞元十五年二月晉卒軍亂殺行軍司馬陸長源判官孟叔度等侍御亦被讒為民日南孫曰仁鈞為人所告流愛州○日一作由一作嶺嚴曰驩州日南郡一本作由南非也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孫曰貞元十九年今愈以都官郎一作都官員外郎守東都省侍御自衡州刺史為親王府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一無亦此二字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覲於時太傅府之士惟

愈與河南司録周君獨存孫曰周君名君巢時為河南府司録參軍○一本君下有巢字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為四人離十三年孫曰時元和六年嚴曰自貞元巳卯至元和庚寅才十三年耳此言十三年豈退之與礎別在戊寅歲乎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於今為先輩盛德盛一作成若李生温然為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媿也一無退字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其三族之飢寒聚而

館之疏遠畢至祿不足以為養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止也重李生之還者皆為詩愈最故故又為序云一作之

送石洪處士赴河陽參謀序

孫曰洪字濬川洛陽人罷黃州錄事參軍退居于洛十年不仕及是為河陽參謀補注歐公云洪始終無可稱而名重一時以嘗為退之稱道耳○一本謀字作謨序作詩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韓曰元和五年四月詔用烏公重裔為河陽軍節度使御史大夫治孟州其曰節度之三月則是歲六七月間也求士於

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孫曰嵩邙山名瀍穀水名皆在洛陽之境穀即澗水書云卜澗水東是也後改名澗）冬一裘夏一葛（一有食字）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一作免）請與出游未嘗以事免（一作辭）勸之仕（仕一作祠）則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後一作復）若河決下流而東注（一無而字一無下流而東注五字）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熟一作夷）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卜下一有兆字）大夫曰先生

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冠聚於恒師環其疆孫曰元和四年三月成德軍節度王士真卒其子承宗叛十二月詔吐突承璀率諸道兵討之㓂曰地理志鎮州恒山郡本恒州天寶元年更名鎮成德軍所治也農不耕取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途歸一作師治法征謀宜有所出所一作主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内宵則沐

浴戒行李一作事嚴曰左氏傳僖三十年曰君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杜注行李使人又襄八年曰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注行李行人也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筵於上東門外孫曰上東門洛陽城門名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一無凡去就三字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常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一無敬字無味於諂言惟先生聽生下一有是字

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圖一作固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詩六韻公詩見第四卷遺愈為之序云樊曰洪之河陽幕府之明年名為京兆昭應尉集賢校理又明年六月卒於是公誌其墓

送温造處士赴河陽軍序

樊曰造字簡輿大雅之五世孫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祝曰左氏傳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而馬羣遂空夫

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遂空其羣邪一無遂字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留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懷材能深藏而不市者懷一作恃洛之北涯曰石生石生石洪其南涯曰溫生溫生即造嚴曰石洪字濬川溫造字簡輿二處士皆居洛陽北涯曰石生南涯曰溫生即贈盧仝詩所謂水北山人水南山人是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以

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韓曰居守謂東都留守鄭餘慶）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孫曰東都郭下二邑洛陽河南也公為河南令）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咨而取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

重而恃力者唯將與相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引去能下一有自字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其一作具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焉樊曰造文宗朝終禮部尚書

送鄭權尚書序

孫曰權汴州開封人貞元六年舉進士第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嶺南節度為大府孫曰嶺南節度使統桂管容管安南邕管四經略使號為五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啟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孫曰屬著也左氏右屬櫜鞬櫜鞬即盛弓矢之器屬之六切帕首帕莫轄切袴鞾鞾許茄切迎于郊及既至大府帥一有先字入據館帥守屏祝曰屏猶墻也必郢切若將趨入

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至再乃敢改服以賔主見適位執爵皆與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咨而後行隷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飄風一日（飄字一作飃 飃字與帆同）踔數千里（祝曰踸踔疾行貌 勑角切又勑教切）。漫瀾不見蹤跡（一無瀾字）控御失所依險阻結仇黨（一無仇字）機毒矢以待將吏（將一作仇）撞搪呼號（撞搪搪揬也上徒江切下音唐字）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爬蒲爪切與杷

同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孫曰周禮有薙氏掌殺草獮亦殺也祝曰秋田為獮周禮遂以獮田○薙音替又音雉獮息淺切盡根株痡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躭浮羅躭音耽祝曰自此以下皆東南海外國名流求毛人夷亶之州孫曰山海經海外有毛民之國郭璞云臨海東南二千里有毛人在大海中洲島上吳孫權黃龍二年使人浮海求夷州亶州在海中所在絶遠卒不可至但得夷州數千人還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孫曰林邑一曰環王在交州南海行三千里真臘一曰吉蔑在林邑西北去京師二萬七百里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

候風潮朝貢（一無潮字）蠻胡賈人舶交海中（祝曰舶大舟也李虔風俗通云晉曰舶音白○一作交舶其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冦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嚴曰玳瑁如黿生南海大者如蘧篨背上有鱗鱗大如扇有文章將作器則煑其鱗如柔毛）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孫曰長慶三年四月權為嶺南節度使）鄭公嘗以節鎮襄陽

（孫曰元和十一年七月權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又帥滄景德棣（孫曰十三年四月權為德州刺史德棣滄景節度使）歷河南尹華州刺史（孫曰初權自河南尹帥山南東道為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孫曰元和十四年十一月權為右金吾衛大將軍充左街使穆宗即位改左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孫曰長慶元年權自河南尹入為工部侍郎二年十月遷本曹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孫曰權以家人數多俸入不足求為鎮守）可謂貴而能貧（樊曰左氏襄公二十二年傳鄭公孫黑肱曰生于亂世貴而能貧可以後亡）為仁者不富之效也（樊曰為仁不富語見孟子傳言權用度豪侈而此序乃云云豈公因以箴之邪）及是命（孫曰權至是除檢校

右僕射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樊曰傳云檢校僕射而序止云兼御史疑權兼御史以往而其後始進檢校僕射也

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公詩見第十卷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樊曰權終于嶺南一本祝下有使字

送水陸運使韓約侍御歸所治序

孫曰約本名重華後改名約武陵人○一本題作韓重華

六年冬嚴曰即元和六年也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洪曰吾宗王父云以文考之當是元和六年振武今麟州路也唐志無所考按唐曹璠所撰國鏡云振武所管麟勝二州五縣

勝今府州也又云河東水陸運使所管營田三千三百頃一年搬胡落池鹽一萬二千石博糴米二萬四千石充振武軍糧孫曰振武在單于東都護府城内公卿庭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材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孫曰元和六年四月以盧坦為戸部侍郎判度支會振武告饑時薛謇為代北水陸運使坦以重華代謇也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

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有羸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為天子言請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為堡（祝曰堡障小城也後漢注分築烽候堡壁稍興○堡音保）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嚴曰今化外雲中郡大同軍節度）界極於中受降城（孫曰東中北三受降城皆在豐州景雲三年朔方軍摠管張仁愿所築）出入河山之際（一作險）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

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其冬來朝奏

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十

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為戰守

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

或無一字大臣方持其議孫曰八年冬重華入朝會宰相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語見食貨志志所載營田事大抵與公此序相表裏吾以為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

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

數千里人畜死踣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見耗虛

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一無見虛二字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設施也見一作死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為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為詩以推大之而屬予為序

送鄭涵校理序并詩

補注涵宰相餘慶之子貞元十年第進士餘慶時為東都留守涵求告來寧及行公送之以序詩云○涵後更名澣

秘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為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讎官曰學士曰校理常以寵丞相為大學士孫曰開元十三年改集仙殿為集賢殿聚四部書其中置修撰校理官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以宰相張說為大學士其他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而能文學者而一作士苟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

之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盡秘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授校理孫曰元和五年涵以長安尉為校理○一本授作為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詞者如是而選在公卿大夫家選之子弟一本選在作在選選之無選字其勸耳矣愈為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樊曰元和元年七月餘慶為國子祭酒公時為博士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樊曰是年十一月餘慶為河南尹公分教東都今為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居守樊曰三年六月餘慶為東都留守公為都官員外郎分司○一作於居守三

為屬吏經時五年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嚴曰炙之石切孟子云而况於親炙之者乎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已而務博施以已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今生始進仕獲重語於天下而慊慊若不足祝曰慊恨也續漢志慊慊若不足○慊音歉真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下者可進賀也求告來寧嚴曰涵以元和四年為校理五年寧親東都時朝夕侍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餘慶為東都留守日分司郎吏與留守之從事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樊曰

左氏傳成王定鼎於郟鄏杜預注云今河南志城南三門正南曰定鼎門盛賔客以餞之既醉各為詩五韻且屬愈為序詩曰得洛字

相公倦台鼎分政新邑洛孫曰書分正東郊成周又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才子富文華校讎天祿閣孫曰天祿獸名漢時有貢此獸者因以名閣以藏秘書嚴曰西漢未央宮有天祿閣以藏秘書楊雄校書天祿閣是也壽觴嘉節過歸騎春衫薄衫一作袍鳥哢正交加祝曰哢鳥聲選哢吭清渠○哢音弄楊花共紛泊交親誰不羨交親一作親交去去翔寥廓

開州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孫曰韋侍講處厚字德載元和十一年九月自考功郎中以罪貶開州刺史開州有盛山州名盛山郡

詩附序後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之一作以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得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之謂哉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為詞章可謂儒者也一無也字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

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霤補注說文霤屋水流也力救切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為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溪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為事讀而詠歌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遊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朐䏰也洪曰地理志云山南西道開州盛山郡義寧三年析巴東之盛山新浦通州郡之萬世西流置天寶元年更名朐䏰樊曰朐䏰前漢志作朐忍巴東郡縣名也顏師古注朐音劬後漢注

音蠢閏其地下濕多朐肥蟲因以名縣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劉禹錫嘉話則云夔州地名音屈忍蚯蚓也土多此蟲常至夜江畔出身半跳於空中而鳴其狀屈忍按集韻諸音皆通惟屈音不收集韻又云朐肥在漢中俗作朐非是公此云出於巴東以屬朐肥則前漢志及後漢注為得之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樊曰序止見六人與處厚為七今作十人疑字誤也及此年一無及字一作明年韋侯為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名處厚孫曰元和十五年三月處厚以侍講學士講詩關雎書洪範于太液亭長慶二年四月為中書舍人和者一作為和詩者通州元司馬名稹為宰相孫曰元和十年三月稹為通州司馬長慶二年二月同平章事洋州嚴曰洋州本漢成固縣秦為漢中郡魏置洋州今為洋州郡許使君名康佐為京兆忠

州白使君居易為中書舍人孫曰元和十三年十二月居易為忠州刺史長慶元年十二月為中書舍人李使君景儉為諫議大夫孫曰景儉字寬中元和中為忠州刺史長慶元年八月為諫議大夫不言某州使君者連上忠州文也樊曰景儉時為楚州疑有脫誤黔府嚴中丞武為秘書監孫曰元和十四年二月以商州刺史嚴蟇為黔中觀察使長慶元年入為秘書卒此言名武誤○一作秘書少監溫司馬造為起居舍人樊曰溫造時為武陵司馬今諸本皆亡州名亦疑脫誤皆集闕下於是戚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大行於時聯為大卷家有之焉慕而為者將日益多則分為別卷韋侯俾余題其首

盛山十二詩　　　　韋處厚

宿雲亭

雨合飛危砌天開卷曉牕齊平聯郭柳帶繞抱城江

隱月岫

初映鉤如線終銜鏡似鈎遠澄秋水色高倚曉河流

茶嶺

顧渚吳商絶蒙山蜀信稀千叢因此始含露紫英肥

梅溪

爽岸凝輕素交枝漾淺淪味調方薦實臘近又先春

流杯渠

激曲縈飛箭浮溝泛滿巵將來山太守莫向習家池

盤石磴

繚繞緣雲上璘玢甃玉聯高高曽幾折極目瞰秋鳶

桃塢

噴日舒紅景通流茂緑陰終朝王母摘不羨武陵深

竹巖

不資冬日秀為作暑天寒先植誠非鳳來翔定是鸞

琵琶臺

褊地難層累因崖遂削成淺深嵐障色盡向此中呈

胡盧沼

疏鑿徒為巧圓窪自可澄倒花紛錯綉鑑月盡含氷

繡衣石榻

嵓巉雲中嶠磊落標方峭勿為枕蒼生還當礎清廟

上士瓶泉

綆汲豈無井顛崖貴非浚願洗塵埃餘一兩根莖潤

石鼎聯句詩序

補注吳安中云石鼎聯句皆退之作如毛穎傳以文滑稽耳所謂彌明即愈侯喜師服皆其弟子故云苕溪漁隱曰公與諸子嘲戲見於詩者多矣皇甫湜不能詩則曰掎摭糞壤間孟郊苦思則曰腸肚鎮煎熬樊宗師詩澁則曰辭慳義卓闊止於是矣不應譏誚輕薄如是之甚也且序云衡山道士云云此豈亦退之自謂邪按仙傳拾遺有彌明傳雖祖述退之之語亦必有是人矣或者又以為斥時相詩意似不在是諸本所錄互有不同張文潛所校本與諸本尤異今悉箋于下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嚴曰或謂無是人退之寓言蓋自謂也又謂彌明即賈島其說皆非述仙傳又載彌明雖用退之之語然意其必有是人也小說韓吏部序石鼎聯句其事頗怪而彌明之詞警絶遠甚以謂非神即仙非人所能到孫漢公云皆退之之語以其辭為剌譏慮為人所鑒其傳不久故假以神其事也自衡山來祭作自衡岳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文潛本作知劉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祝曰揚雄蜀記蜀之先代人椎結左語前漢陸賈傳尉佗魋結箕踞注魋音椎結讀曰髻椎髻者一撮之髻韓曰唐子西云結古髻

字退之序是長頸高結為句斷介甫本蔡本並無高字蔡本又無下句喉中句張本亦無中字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爐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與我共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間人說云張有某字年九十餘矣張無矣字解捕逐鬼物解字張本作能拘囚蛟螭虎豹拘囚張本作魍魎字不知實能否也張本實上有其字見其老頹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張蔡無說字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即一作既次傳於喜張本作侯下喜字亦作侯喜踊躍即綴其下云云道士啞然笑曰祝曰啞笑聲易笑言啞啞○啞烏格反子詩如是

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牆坐傍一作倚一無坐字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樊曰孔武仲雜説按真誥六月二十四日夜紫微王夫人來降楊君問以所書答云有三元八會羣方飛天之書又有八龍雲篆光明之章其後三皇之世演八會之文為龍鳳之章鳥篆之迹為順於梵書今三元八會之書皇上太極高真諸仙之所用也雲篆明章今所見神靈符書之所用也季世瑍真從易弃本領之文迹畫淫亂之下字張蔡本無彌明之所謂世俗者豈此類歟弟子為我書吾句吾句二字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嚴曰上奇隕切下昌尹切不伸皃南都賦芝房菌蠢生其豕腹漲彭亨祝曰彭亨大腹也如字張本漲作脹初不似經意不似張作限詩旨有似譏喜詩介甫作思字二子相顧慙駭子張作人字欲以似非

多窮之即又為而傳之喜喜思益苦思一作吟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張作而書將下復止竟不能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張作劉進士把筆則又高吟其詩云云蔡本與張同其不用意益切奇出張作而功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孫曰史記錐處囊中穎脫而出非特末見而已○張蔡本下又有夜盖三更一句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人也一云非世人也張作非世人能出也某等伏矣補注東坡詩云莫作

（狂道士氣壓劉師服謂此也○張本無等矣二字）願為弟子不敢更論詩（更張作再）道士奮然（然一作髯張蔡作目）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張無來字）吾與汝就之（一無此句）即又唱出四十字（張無）為八句（即字出一作書）書既止即讀（蔡無止即字張作訖使字又連下句讀字作之字）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一無不字）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子皆不足與語（子諸本並作此字）此寧為文邪吾就子所能而作耳（一作矣張作之）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也吾所聞者一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也（亦字一作能）

上張本有子字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一無皆字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注見上請問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張本自何書下但有寂然字無所餘十一字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坐道士倚牆睡蔡作道士寂然倚牆而睡鼻息如雷鳴一無息字二子但然失色祝曰但悲慘貌當割切不敢喘喘上張有少字斯須曙鼓鼕鼕祝曰鼕鼕鼓聲音彤字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日已上張蔡作已出張復有驚字顧見道士不見即問童奴張無即字童作僮字奴曰張作僮奴曰天且明道

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㤹久不返即出到門覓之張無

到門字一無之字無有也二子驚惋自責惋烏貫切若有失者間遂詣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一無能字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邪韓愈序

石鼎聯句　劉師服　侯喜　軒轅彌明

巧匠斲山骨刳中事煎烹師服直柄未當權一作嘗卷塞口且吞聲喜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彌明漲一作脹外苞乾蘚文中有暗浪驚師服在冷足自安一作安自足遭焚意彌

貞喜謬當鼎鼐間孫曰鼐鼎之絶大者詩鼐鼎及鼒妄使水火爭彌明大似烈士膽圓如戰馬纓師服上比香爐尖下與鏡面平喜秋瓜未落蔕凍芋强抽萌彌明一塊元氣閉細泉幽竇傾師服不值輸寫處焉知懷抱情喜方當洪爐然益見小器盈彌明晥晥無刃迹祝曰莊子晥晥然有纆緻之中注視貌華綰切○一作晛晛蔡作宛宛團團類天成師服遥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喜旁有雙耳穿雙一作隻上爲孤髻撐師服洪曰一作彌明或訝短尾銚又似無足鐺師服舊注鐺鋘鐺也音當孫曰鐺與鎗同普耕切蔡本似

作驚可惜寒食毬擲此旁路坑喜旁作過王何當出灰灺祝曰說文灺燭燼也恥也切○按蔡本灺字當作時字無計離缾罌彌明陋質荷斟酌狹中媿提挈師服豈能煮仙藥但未污羊羹喜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彌明徒爾堅重性爾一作示重一作貞不合升合成師服不合一作不過成又作盛傍似癈轂仰傍一作仍側見折軸橫喜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彌明以茲飜溢愆一作泄實負任使誠師服當居顧盼地敢有漏泄情喜寧依暖熱弊不與寒涼并彌明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洪曰一本

注云喜迴旋但兀兀開闔惟鏗鏗師服鏗丘耕切全服瑚璉貴

服一作勝空有口傳名豈比俎豆古不為手所撜音蒸與拯同祝

曰當作撐音撐廣韻撞也觸也磨礲去圭角浸潤著光精願君莫嘲

誚此物方施行四韻並彌明所作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二十三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左詢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三十二

宋　魏仲舉　編

祭文

祭田横墓文　并序

樊曰田横初為漢将灌嬰敗於垓下亡走梁歸彭越高祖即位懼誅與其徒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齊人賢者多附横恐後有亂乃使使赦横罪而召之横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廐置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高帝流涕以王者禮葬横既葬

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從之其餘客在海中者聞横死亦皆自殺補注晁太史无咎嘗取公此文於續楚辭而系之曰唐宰相如董晉亦未足言而晉為汴州牋奏愈從事愈始終感遇語稱隴西公而不姓後從裴度亦自謂度知己然度亦終不引愈共天下事故愈躊躇發憤太息於區區之横以謂夫苟如横之好士天下將有賢於五百人者至焉

貞元十一年九月集注一作十九年非按十九年秋公為御史其冬貶陽山安得以九月出田横墓下邪十一日愈如東京樊曰其年春公三上書宰相求仕不報五月歸河陽葬其嫂鄭夫人九月復如京○一作愈自東如京蓋謂公家河陽唐都長安以河陽為東都長安為西都也道出田横墓下感横義高能得士心一無心字因取酒以祭為

文而弔之其辭曰

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歔欷而不可禁孫曰歔欷嘆也。歔音虛欷音希禁居吟切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而從誰而一作其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鋩鋩刃也。鋩音芒抑所寶之非賢補注書所寶惟賢則邇人安。之一作者亦天命之有常天一作大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韓曰史記索隱孔子居魯之鄒邑昌平鄉

之闕里孫曰闕里地名在今兖州曲阜縣揚子仲尼皇皇奔走之皃也茍余行之不迷余一作命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孫曰以覲文王之耿光耿亦光也踸陳辭而薦酒孫曰踸長跪巨几切皃髣髴而來享嚴曰集韻虛良切按享字古今人用多作上聲惟前漢禮樂志郊祀詩云發梁揚羽申以商造茲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鳥翔神夕掩虞蓋孔享享作平聲退之叶韻蓋有所本也

歐陽生哀辭 并序

韓曰歐陽名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也卒年四十餘集十卷行世新史於文藝立傳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為閩越官至州佐縣令

者累累有馬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為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一作往治其地袞以文詞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蒞其民縣鄉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一云袞以文詞進縣鄉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詞者袞故宰相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蒞其民云云袞親與之為客主之禮觀游讌饗必召預之一預作與時未幾皆化翕然韓曰按袞傳建中初起為福建觀察使始閩人未知學袞至為設學校使為文章親講導與為客主均禮觀游燕享與焉由是俗變歲貢士與內州等詹于時獨秀

出衮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由詹始孫曰貞元八年詹與公同登第嚴曰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退之同年進士此言閩人舉進士自詹始及觀林蘊泉山銘叙則謂閩川貞元以前未有文進者也因廉使李邮公錡興啓庠序請獨孤常州及為記中有辭云縵胡之纓化為青衿其凡藻與友歐陽詹繼登正第以其年考之則藻之登第又在詹之前然長溪薛合之以中宗神龍二年擢第則又在藻之前矣退之謂由詹始豈考之未詳耶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孫曰時公家于宣州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矣貞元三年韓曰當作二年余年十九始至京師一無年十九三字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詞同

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為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為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祝曰說文嶷嶷小兒有知也嶷魚力切歐本不疊嶷字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一有遠字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孫曰公為徐州節度推官朝正于京師詹為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

伏闕下舉余為博士會詹有獄不果上（一無詹字 / 詹一作監）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為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而歸為父母榮也（一本有得下有如是二字 / 趙本再有將以有德四字）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之在側（一無之字）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

翺既為之傳今翺集無詹傳。傳一作詵一作誌余故作哀詞一無故字以舒余哀以傳於後以遺其父母其一作詹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詹一作其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為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脩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不永一作永不友朋視疾兮藥物甚良飲食既時兮既一作孔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齊一作高人道之

常在側之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寃邑流行祭祀之及兮之一作則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益一作敎抑哀自彊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題哀辭後

樊曰崔羣及詹皆與公同年劉伉姓名僅見于此它無所聞

愈性不喜書自為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羣羣與余皆歐陽生之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伉伉喜古文以

吾所為合於古詣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凡愈之為此文蓋痛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又懼其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之志其志在古文耳雖然苟愛吾文必求其義則進知於歐陽生矣必時觀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於古道者也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然則吾之所為文皆有實也劉君好

不一作無　痛一作哀　吾一作其　義下舊本無則進云云十一字

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憾焉

獨孤申叔哀辭

孫曰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二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為校書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練而殁蓋貞元十八年也柳子厚有獨孤君墓碣皇甫持正有傷獨孤賦而公作辭哀之樊曰公嘗與崔羣書天人好惡之說與此語意一同蓋出太史公之伯夷論也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耶行何為而怨邪怨一作怒居何故而憐邪故一作為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恒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懸邪彼下一有蒼字抑蒼茫無

端而暫寓於其間邪死者無知（一作而者）吾為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一作如處其旁）嗚呼遠矣何日而忘

崔侍御祭穆員外文

樊曰穆員外字與直懐州河内人宣州觀察使寧之子工為文崔侍御名慂無傳

於乎（一本上先云維年月日故人博陵崔慂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亡友穆六端公之靈）建中之初予居于嵩擕扶北奔（一作歸）避盗來攻晨及洛師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眷然顧之子有令聞我來自山子之俊

明我鈍而頑道既云異誰從知我我思其厚不知其可一作不可而可於後八年君從杜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孫曰貞元五年十二月以杜亞為東都留守亞辟員為從事檢校員外郎愬時亦為亞所辟留守無事多君子寮罔有疑忌維其嬉游草生之春鳥鳴之朝我轡在手君揚其鑣悲驕切君居于室我既來即或以嘯歌或以偃側誨余以義復我以誠復我一作我復終日與語無非德聲主人信讒有惑其下殺人無罪誣以成過入救不從反以為禍赫赫有聞王命三司察我于獄相從係縲直

生可樂可一作何曲死可悲一云曲生何樂直死何悲上懷王人王一作主內憫其私進退之難居處之宜既釋于囚我來徐州孫曰令狐運京兆富平人為東京牙門將亞惡其為人會盜劫輸絹於洛比運適畋近郊亞意其為之命員及從事張宏靖鞫其事無之亞怒囚員等更以愛將武金操服之金笞運從者十餘人二人死九人自誣服竟無贓狀亞以聞請流運嶺表德宗詔監察御史楊寧覆驗事皆不讎亞怒劾寧罔上德宗令侍御史李元素刑部員外郎崔從質大理司直盧士瞻三司覆案元素察其冤如運述似行盜以曽捕掠人於家配流歸州負等由是獲免後歲餘齊抗捕得劫輸絹賊七人及贓絹詔亞與留臺同劾之皆首服然終不原運運竟死歸州人冤之負由此知名道之悠悠思君為憂我如京師君居父喪孫曰永貞元年十一

月負父

寧卒

哭泣而拜言詞不通我歸自西君反吉服晤言無他往復其昔一作音不日而違重我心惻自後聞君母喪是丁痛毒之懷六年以并一作經孰云孝子而殞厥靈令我之至入門哭聲一作失哭酒肉在前君胡不餐升君之堂不與我言於乎死矣何日來還

祭郴州李使君文

補注筆墨閒錄云祭李郴州文尤雄奇

維年月日孫曰一本維元和元年歲次丙戌二月乙未朔二十四日戊午將仕郎守江

陵法曹參軍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郴州李使君三兄之靈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如舊孫曰漢鄒陽之語顧意氣之何如曷日時之足究曷一作何當貞元之癸未祝曰貞元十九年公拜監察御史冬貶陽山令別知賦云歲癸未而遷逐是也○一本作癸酉非惕皇威而左授伏荒炎之下邑孫曰貞元十九年公左遷連州陽山令嗟名頹而位仆歷貴部而西邁孫曰貴部即郴州邇清光於暫覯於一作而言若交而情無由若一作莫既不賈而奚售哀窮荒之無圖窮一作遐挐百憂而自副孫曰挐牽引也詩懷此百憂○挐奴加切而一作以辱問

訊之綢繆恒飽飢而愈疚接雄詞於章句窺逸跡於篆籀孫曰籀篆也周宣時太史籀造大篆因以為名○籀直右切苞黄甘而致辭辭一作貽獲紙筆之雙貿洪曰即李員外寄紙筆云莫恡殷勤謝虞卿正著書投叉魚之短韻洪曰即公叉魚十八韻招張功曹者媿韜瑕而舉秀俟新命於衡陽費薪芻於館候韓曰郴在衡山之陽貞元二十一年公以順宗赦徙掾江陵待命於郴云空大亭以見處甜水木之幽茂逞英心於縱博沃煩腸於清酎於一作以航北湖之空明孫曰郴州北湖廣十餘里最為勝處覷鱗介之驚透宴州樓之豁達衆管啾而並奏啾一作湫得恩惠於新知

朓窮愁於往陋窮一作究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㲄補注筆墨間錄曰此即子厚云丁酉之年秋既季月闕其團於是始逮天書之下降猶低迴以宿留上音秀下音溜念睽離之在期謂此會之難又投縞紵以託心孫曰襄二十九年左氏吳季札聘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云兹誠之不謬儻後日之北遷約窮歡於一晝雖掾俸之酸寒孫曰掾謂法曹要拔貧而為富何人生之難信捐斯言而莫就始訏信於暫䟽遂成凶於不救於一作而見銘旌之低昂孫曰禮記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故以識之尚遲疑於別袖憶交觴而迭舞

奠單盃而哭柩韓曰謂李使君於貞元二十一年死柩過江陵公以是祭之永貞元年冬也蓋二十一年八月改元為永貞元年云美夫君之為政不撓志於讒構撓一作僥遭唇舌之紛羅獨凌晨而孤雊孫曰雞鳴之詩言亂世君子不改其度凌晨孤雊以雞為喻雉鳴也彼憸人之浮言雖百車嚴曰馮衍與婦弟書云持質相劫詞語百車其何詬車一作年洞古往而高觀固邪正之相憝幸竊覩其始終敢不明白而蔽覆一無不字神乎來哉辭以為侑尚饗

祭薛公達助教文

樊曰公達字大順貞元九年登第詳見公所誌墓云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景寅孫曰四年閏三月丁未朔二月十一日丙寅嚴曰唐諱丙以景代之朝散郎韓曰公嘗誌其墓今以誌考之朝散當作朝議守國子博士韓愈太學助教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國子助教薛君之靈樊曰元和初公達為國子助教分教東都是歲二月十四日卒嗚呼吾徒學而不見施設祿又不足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學日得相因柰何永違祇隅數晨笑語為別慟哭東門藏棺蔽帷欲見無緣皎皎眉目

在人目前一云若在人前酌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尚饗

祭虞部張季友員外文

韓曰公同王涯崔羣許季同庾承宣邢冊等六人祭盖皆與季友貞元八年同舉進士也其事詳見公所誌

維年月日愈等舊本作維元和十年月日中書舍人王涯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禮部侍郎崔羣京兆尹許季同考功員外郎庾承宣河中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邢冊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張十三員外之靈嗚呼往在貞元俱從賔薦司我明試時維邦彥樊曰時陸贄典貢舉祭者六人皆同薦云各以

文售幸皆少年羣遊旅宿其歡甚焉出言無尤有獲同喜他年諸人莫有能比倏忽逮今二十餘歲樊曰自貞元八年至是凡二十三年存皆衰白半亦辭世外纏公事內迫家私中宵興歎無復昔時如何今者一作於今又失夫子懿德柔聲永絕心耳廬親之墓終喪乃歸陽瘖避職祝曰瘖瘂禮記瘖聾跛躃孫曰徐州節度使張愔請季友為判官詔下季友詐稱疾不言三年妻子不知分司憲臺風紀由振遂遷司虞以播華問不能老壽孰究其因嗣託於宗天維不仁酒食備設靈其降止論德叙情德一作得以

視諸誄尚饗

祭河南張署員外文

樊曰張署為河南令既數月弃官去遂卒時公從裴度討蔡元和十二年八月也誌其墓為文以祭之

維年月日孫曰元和十二年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集注是歲七月以公兼御史中丞彰義行軍司馬○一無守太子右庶子六字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十二或作十一或無十二二字貞元十九君為御史

余以無能同詔並峙君德渾剛渾胡本切標高揭己有不吾如啞猶泥滓余戇而狂戇陟降切年未三紀孫曰公時年三十六嚴曰退之大歷戊申歲生至貞元十九年癸未三十六年矣乘氣加人無挾自恃一作無敢挾恃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嚴曰讒人以言傷人也我落陽山以尹鼯猱君飄臨武山林之牢補注是歲公與署同得罪公貶連州陽山令署貶郴州臨武令歲弊寒兇雪虐風饕一作號顛於馬下我泗君咷祝曰易君子先號咷而後笑○咷徒刀切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

防夫舐項交跖祝曰舐觸也謂以項相舐觸跖足也○舐丁礼切或作牴洞庭漫汗粘天無壁補注筆墨間錄曰山谷用此語云江南水黏天風濤相豗豗呼回切中作霹靂追程盲進帆船箭激南上湘水孫曰湘水出零陵北至巴丘入江○上一作之屈氏所沉孫曰今岳州湘陰縣有汨水屈原自沈處俗謂之汨羅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孫曰博物志洞庭之山堯帝二女常泣以其涕揮竹竹盡班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于縣我又南踰把醆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夕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遽一作復變一作徧抌臂欹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廐處

無敢驚逐以我驂去驂音蒙君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余出嶺中君俟州下柳州州俗掾江陵非余望者樊曰公貞元十九年與張俱令南方明年冬會宿臨武界上虎入公廐取驂去驂驢子也虎寅屬也公載張語云云已而順宗即位皆改江陵府掾公法曹張功曹洪曰僕來告言虎入廐處而下予以問蔔魯卿蔔云驂不駿去之則亨矣虎取而去疑共亨也故來寅望徵猛獸果信者言虎取驂果亨遂有府掾之命不待禱而有所憑也郴山奇變其水清寫泊砂倚石有遻無搶祝曰楚詞重華不可遻注逢也○遻吳故切衡陽放酒孫曰衡陽衡州酒沉酒也○酒一作酒一作遻熊咆虎嘷咆蒲交切

嗶胡咼切不存令章孫曰令章酒令一作存不令章罰籌蝟毛委舟湘流往觀南嶽嚴曰集有謁衡岳廟詩雲壁潭潭雲一作天穹林攸擢避風大湖嚴曰太湖即上文洞庭是也集有洞庭阻風贈張十一詩七日鹿角韓曰元微之鹿角詩箋云鹿角洞庭湖中地名鈎登大鮎祝曰鮎魚名楚詞鱣鮎兮延延集注說文云鮎鰋也○鮎乃兼切怒頰豕狗洪駒父詩話云狗豕聲也○狗許角切或作豹非惟無此理兼不協韻臠盤炙酒羣奴餘啄走官階下孫曰謂江陵府首下尻高祝曰尻髖也前漢尻益高○尻苦刀切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予傲博士君以使已孫曰元和元年六月公名為國子博士署掾江陵半年邕管奏為判官不往相見京師過願之始

補注始願不及此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孫曰元和二年公分教東都署為京兆府司錄叅軍祝曰雍州名書黑水西河惟雍州○雍於用切兩都相望望音忘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闊死休吞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訐奪訐一作許權臣不愛南昌是斡孫曰署為刑部負外郎守法不阿出為虔州刺史虔州南康郡今作南昌恐誤明條謹獄氓獠户歌獠夷名○獠張絞切又力道切又一作僚用遷澧浦祝曰澧水名書又東至于澧○澧音禮嚴曰謂為澧州刺史也為人受瘥孫曰署自虔州改澧州刺史民犹出雜産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祭使牒州徵錢倍數經署曰刺史可為法不可貪官害民留牒不肯從竟以代罷瘥病也還家東都

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昇孰勸為善丞相南討孫曰元和十六年以宰相裴度為淮西宣慰處置使南討淮蔡余辱司馬議兵大梁孫曰時宣武軍節度使韓弘為諸軍都統使將出討公詣弘稟事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斝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有殞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下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監衷嗚呼哀哉尚饗

祭左司李員外太夫人文

韓曰謂與其子同僚必公為職方員外郎時也

維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某縣太君鄭氏尊夫人之靈冑于茂族配此德門克成厥家享有全福為婦為母再朝中宮搢紳推榮宗黨是則某等幸隨令子同服官僚庶展哀誠式陳牢醴尚饗

祭薛中丞文

樊曰中丞名存誠字資明河中寶鼎人貞元中登第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累遷給事中拜御史中丞暴卒憲宗贈刑部侍郎

維年月日韓曰公時為比部郎中元和九年也或作元和元年非某官某乙等韓曰李逢吉孟簡張惟素張賈韓愈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故御史中丞贈刑部侍郎薛公之靈公之懿德茂行可以勵俗清文敏識足以發身宗族稱其孝慈友朋歸其信義累升科第亟踐班行左掖南臺孫曰北齊號御史臺為南臺高澄用崔暹為御史中尉宋遊道為尚書左丞謂之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樊曰左掖則給事中南臺則御史中丞也共傳故事樊曰存誠嘗劾浮屠鑒虛贓罪抵死按信州刺史李位無謀反事詳見舊史本傳詩人墨客爭諷新篇羽儀朝廷輝映中外長途方

驕大限俄窮聖上軫不憖之悲韓曰哀十六年左傳孔子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憖且也○憖魚覲切具寮興云亡之歎祝曰詩瞻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況某等忘言斯久和我俱深青春之遊白首相失來陳薄奠詎盡哀誠嗚呼哀哉尚饗

祭裴太常文

裴之諱字皆不可攷

維年月日愈等樊曰元和九年公為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與給事中李逢吉孟簡吏部侍郎張惟素張賈等同祭謹以庶羞清酌之奠敬祭于太常裴二十一

凡之靈朝廷之重莫過乎禮雖經策具存而精通蓋寡自郊丘故事宗廟時宜大君之所旁求丞相之所卒問嚴曰卒倉沒切孟子卒然問曰羣儒拱手宗祝醉心凡皆指陳根源斟酌通變莫不允符天旨克協神休至于公卿冠昏于一作於士庶喪祭疑皆響答問必實歸從我者足為軌儀異我者無逃指笑動為時法言比古經比一作必獨立一朝高視千古而又驅馳朋執僶俛宗親僶音泯甔石之儲孫曰漢書揚雄家無甔石之儲晏如也甔小罌石斗石○甔或作擔常空於私室方丈之食韓曰孟子

日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每盛於賓筵贈必固辭求無不應孰云具美而不永年某等早接遊從實欽道義致誠薄奠以訣終天嗚呼哀哉尚饗

潮州祭神文五首

韓曰文凡五皆元和十四年夏秋作其一到任謁太湖神其二祈雨太湖神其三四五謝晴城隍界石太湖等神作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孫曰維元和十四年歲次己亥三月己卯朔某日持節潮州諸軍事守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虚己以特羊庶羞之

奠告于太湖神之靈愈承朝命為此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孫曰三月壬寅嚴曰即元和十四年三月也凡大神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愈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廷下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孫曰謂謝上表也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糈酒食器皿損弊孫曰糈祠神米離騷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祝曰揁一作揁鸝也公羊揁者曰浸精者曰伐○糈先旅切又音所揁倉胡切不能嚴清又未卜日時不敢自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己以告神其降鑒尚饗

維元和十四年歲次已亥六月丁未朔六日壬子持節潮州諸軍事守潮州刺史一本上作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腶脩之奠祝曰腶鍛脯禮記大享尚腶修注云捶脯也○腶丁貫切祈于太湖神之靈曰稻既穟矣嚴曰穟禾成秀也而雨不得熟以穫也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此人一無此人字刺史失所職也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

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劃劙雲陰祝曰劃劙解也分剖也孫曰剖去也。劃忽麥切又音畫劙力支切又音麗卷日月也幸身有衣而口得食給神役也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薦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尚饗一作鑒茲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奠孫曰禮記羊曰柔毛豕曰剛鬣祭于城隍之神間者以淫雨將為人災無以應貢賦供給神明上下獲罪罰之故乃以六月

壬子奔走分告乞晴于爾明神明神閔人之不辜若響若答（響一作嚮）冀除天地山川清風時興白日顯行蠶穀以登人不咨嗟惟神之恩夙夜不敢忘怠謹卜良日躬率將吏薦茲血毛清酌嘉肴（肴一作羞）侑以音聲以謝神貺神其饗之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耆壽成䧟以清酌少牢之奠告于界石神之靈曰惟封部之内山川之神克庥于人（庥下一有庇字）官則置立室宇備具服器奠饗以時今淫

雨旣霽蠶穀以成織婦耕男忻忻衎衎是神之庥庇于人也敢不明受其賜謹選良月吉日齋潔以祀神其鑒茲一作之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太湖之神惟神降依茲土以庇其人今茲無有水旱雷雨風火疾疫為災各寧厥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其譴賴神之德夙夜不敢忘謹具食飲躬齋洗奏音聲以獻以樂以謝厥賜不敢有所祈尚饗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二十二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二十三

宋　魏仲舉　編

祭文

袁州祭神文　三首

樊曰文凡三首其一祈雨城隍其二祈雨仰山其三謝雨仰山神並元和十五年夏作然則公之精神豈特見於閞衡山之雲哉凡水旱無禱而不應以是知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維年月日（孫曰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袁州刺史韓愈謹告于城隍神之靈刺史無治行以媚于神祇（一作無以媚于神祇）天降之罰以久不雨苗且盡死刺史雖得罪百姓何辜宜降疾咎于其身（一作躬）無令鰥寡蒙茲濫罰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嚴曰九域志云仰山峭拔萬仞不可登陟）之神曰神之所依者惟人人之所事者惟神今既大旱嘉穀將盡人將無以為命神亦將無所降依不敢不以告若守土有罪宜被疾殃於其身百

姓可哀宜蒙恩閔以時賜雨使獲承祭不怠神亦永有飲食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曰田穀將死而神膏澤之百姓無所告而神恤之刺史有罪而神釋之敢不有薦也尚饗

祭柳子厚文

集注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于柳州公其月自潮即袁明年自袁召為國子祭酒此文袁州作也故劉夢得祭子厚文有云退之承命改牧宜陽亦馳一函候于便道其

後序柳集又云凡子厚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祭文蓋謂此也

維年月日一本作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五月壬寅朔初五日丙午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補注按筆墨閒錄云嗟嗟子厚而致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既嗟而又還以理此聖賢所以過人此與嗟嗟保介惟莫之春無異人之生世如夢一覺覺故效切下既覺同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嚴曰列子言周之尹氏大治產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則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僕其下趨役者侵晨昏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使之彌勤夜亦昏憊而寐昔昔為國君是所謂有樂有悲者耶及其既覺

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犧鐏青黃乃木之災韓曰莊子百年之木破為犧鐏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鐏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為失性均也子之中弃夭脫馬羈祝曰馬羈馬絆也莊子連之以羈馬韓曰羈馬絡頭也○馬知立切一作繫王佩瓊据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樊曰太史公荅任安書云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唯俶儻非常之人稱馬子之自著表表愈偉孫曰表表卓立之貌洪曰退之文章多為流俗庸人妄改如表表愈偉嘗見一本改作表奏愈偉不善為斵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

飛刺天飛一作非嗟嗟子厚今也則亡一作今有今亡臨絶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樊曰嗚呼子厚之靈亦可畏矣其卒于柳州也後三年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摭是以觀公之所云不其然乎寧敢遺墮寧一作子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祭湘君夫人文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十月某日一作維年月日朝散大夫

守國子祭酒韓愈樊曰按沈傳師所書公黄陵廟碑其後書曰其將修廟祭神丈曰維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朝散大夫國子祭酒護軍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令前袁州軍事判官張得一以清酌之奠敢昭告於湘君夫人二妃之神沈本作湘君湘夫人二妃之神前歲之春孫曰元和十四年正月愈以罪犯黜守潮州州一作陽懼以譴死且虞海山之波霧瘴毒為災一無之字以殞其命舟次祠下孫曰祠謂黄陵廟是用有禱於神神享其衷賜以吉卜曰如汝志石本無汝字蒙神之福啟帝之心去潮即袁孫曰十四年十月自潮徙袁今又獲位於朝復其章綬孫曰十五年九

月自衷召為國子祭酒復賜金紫退思往昔實發夢寐凡累年於今乃合累字或作三或作四皆誤夙夜悚惕悚一作怵敢忘神之大庇伏以祠宇毀頓一作損憑附之質丹青之飾暗昧不蠲石本作圭圭潔也當作主不稱靈明一作明靈外無四垣堂陛頹落牛羊入室居民行商不來祭享輒敢以私錢十萬祈于邦伯嚴曰邦伯即廟碑所謂岳州刺史王堪是也石本無上四字修而作之孫曰公至京以私錢十萬抵岳州刺史王堪請修二妃廟舊碑斷折斷一作中其半仆地文字缺滅幾不可讀謹修而樹之廟成之後將求玉石仍刻舊文因銘其陰以

大振顯君夫人之威神以報靈德俾民承事萬世不怠

惟神其鑒之尚饗

始將既修樹舊碑乃刻其文於新石因銘其陰舊碑石

既多破落文不可盡識移之於新或失其眞遂不復刻

祭竇司業文

韓曰竇名牟長慶二年辛公嘗誌其墓此文公自稱兵部侍郎則是年未使王庭湊前作也孫曰元年七月公為兵部侍郎二年九月庚寅遷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

國子司業竇君二兄之靈孫曰竇牟字貽周扶風平陵人惟君文行夙成有聲江東魁然厚重長者之風一舉於鄉遂收厥功樊曰此即公誌牟墓舉進士登第也孫曰登貞元二年第屢佐大侯以調兵戎樊曰誌所謂佐六府五公也孫曰佐昭義軍節度使李長榮盧從史東都留守崔縱鄭餘慶等凡六府祝曰調如前漢十年不調之調○調徒吊切詒曰予虞汝為郎中樊曰誌所謂拜虞部郎中也孫曰元和五年拜乃令洛陽歲且四終樊曰誌所謂轉洛陽令也惟刑之慎掌正隸僮樊曰誌所謂為都官郎中也蓋都官刑部之屬掌隸簿錄給衣糧醫藥理其訴冤命守高平樊曰誌所謂出為澤州刺史也命副儒宮樊曰誌所謂為國子司業也○副一作制朱衣銀

魚象服以崇錫榮考妣孝道上窮官不滿能亦云達通踰七八年孰非望公。樊曰誌所謂年卒年七十四一作踰七望八年孰非翁在君無憾我意不克君之昆弟孫曰年兄弟五人常年羣庠輩三以辭雄日孫常字中行大歷十四年登第弟輩字汝封元和二年登第及年為三雄矣刺史郎中四繼三同孫曰謂年庠相繼為澤州刺史樊曰四繼三同則常年羣庠皆為之也於士大夫可謂顯融我之獲見實自童蒙既愛既勸在麻之蓬補注荀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自視雛鷇音寇望君飛鴻四十年餘事如夢中樊曰誌所謂愈少年十九歲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也。一云四十餘年事半如夢分宰河洛

媿立並躬樊曰河陽洛陽河南府二縣牟嘗令洛陽公令河陽俱官於學以纖臨洪樊曰公為國子祭酒牟為司業惠詩不醻詩一作許報德以空死生莫接孰明我衷於祭告情文以自攻嗚呼哀哉尚饗

祭主簿侯喜文

韓曰舊本作侯主簿繼恐非是詳觀公此文當是為侯喜作公嘗與喜漁于温洛有詩云吾黨侯生字叔起呼我持竿釣温水故此文有我釣我遊莫不我隨之語嘗薦喜於盧郎中陸員外其辭與此文所稱惟子文學今誰過之之意亦相表裏以是知非侯繼也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孫曰長慶二年九月公為吏部侍郎謹遣男殿

中省進馬佶嚴曰退之諸子有名袒者長慶四年進士登第小說中亦載其為集賢校理曰符曰爽曰殿中省進馬雖載於集而他處不見唯符見於孟郊張籍詩中耳致祭于亡友故國子主簿侯君之靈嗚呼惟子文學今誰過之子於道義困不拾遺困一作因拾一作捨我狎我愛人莫與夷補注夷等夷也自始及今二紀于茲我或為文筆俾子持唱我和我問我以疑我釣我遊莫不我隨我寢我休莫爾之私朋友昆弟情敬異施惟我與子無適不宜棄我而死嗟我之衰相好滿目少年之時人之云亡一作日月云亡今其有誰誰不富

貴而子為羈我無利權雖怨咼為子之云葬我方齋祠哭送不可誰知我悲嗚呼哀哉尚饗

祭竹林神文

樊曰公祭文二其一祭竹林神其二祭曲江龍皆以旱禱其後賀雨表亦云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京邑祈禱實頻謂此皆長慶三年為京尹時作也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酒脯之奠再拜稽首告于竹林之神曰天子不以愈為愚不能使尹茲大衆二十三縣之人今農既勤於稼有苗盈野而天

不雨將盡槁以死農將無所食鬼神將無以為饗國家之禮天地百祀神祇不失其常惠天下之人不失其和人又無罪何為造兹旱虐以罰也將俾尹者不仁不明不能承帝之敕以化正其下聞無香惟腥孫曰書上帝監降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聞音問神于惠罰無差孫曰惠與罰無差忒也施罪瘠于尹愈身孫曰瘠猶病也○瘠秦昔切是甘是宜雨則時降神無爽其聰明永饗于人無媿尚饗

祭曲江龍文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香果之奠敢昭告于東方青龍之神天作旱災嘉穀將槁乃於甲乙之日依準古法作神之象孫曰董仲舒求雨法甲乙日為青龍一長八丈居中為小龍七長各四丈於東方丙丁日為赤龍一長七丈小龍七長各三丈五尺戊己日為黃龍一長五丈小龍七各長二丈五尺庚辛日為白龍一壬癸日為黑龍一皆倣此齋戒祀禱神其享祐之將降甘雨以惠茲人一有急急如律令五字

祭馬總僕射文注詳本篇

嚴曰退之長慶三年冬自京兆尹復為兵部侍郎又遷吏部侍郎其為京兆也有舉馬總

自代狀今祭文稱吏部侍郎則總以是年冬死也

維年月日孫曰維長慶三年吏部侍郎韓愈孫曰長慶三年九月公為吏部侍郎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僕射馬公十二兄之靈補注馬十二名總字會元扶風人惟公弘大温恭全然德備天故生之其必有意將明將昌實艱初試佐戎滑臺斥由君寺樊曰貞元十三年四月以姚南仲鎮滑臺辟總為從事十六年監軍使薛盈珍誣奏南仲不法總坐貶為泉州司馬適彼甌閩孫曰甌閩泉州臲卼跋躓孫曰臲卼危也易困于臲卼孫曰詩狼跋其胡載疐其尾跋躓言進退有礙。臲魚列切卼魚厥切躓音致一作疐一作噴顛而不踒祝曰說文云踒

足跌也孫曰踒與跐同折也○踒於卧切乃得其地于泉于虔始執郡符樊曰元和初緫為虔州刺史遂殿交州韓曰殿鎮也詩殿天子之邦孫曰四年以緫為安南都護安南漢交州也○殿都甸切抗節番禺樊曰柳子厚曹谿大鑒禪師碑云緫刺虔州都護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舶聽命咸被公德受旂纛節戟來蒞南海番禺即南海郡廣州也本傳作桂管誤孫曰八年十二月以緫為嶺南節度○番音潘禺音愚去其螟蠹蠻越大蘇孫曰緫敦儒學長於政術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撓夷獠便之於漢所立銅柱之處以銅千五百斤特鑄二柱刻書唐德以繼伏波之迹以綏蠻功就加金紫擢亞秋官樊曰自嶺南入為刑部侍郎詩曰去其螟螣螟食苗蟲也朝得碩士人謂其崇我勢始起東征淮蔡相臣是使孫曰

十二年七月以宰相裴度為彰義軍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使公兼邦憲以副經紀孫曰十二年以總兼御史大夫充淮西行營諸君宣慰副使殲彼大魁殲將廉切厥勲孰似

丞相歸治留長蔡師孫曰吳元濟誅總留蔡州為彰義留後奏改彰義為淮西十二月以總檢校工部尚書蔡州刺史充淮西節度使茫茫黍稷黍一作黎昔實棘茨鵂鳴

雀乳不見梟鴟孫曰總以淮西久陷賊寇人不知法威刑勸導咸令率化賊之偽迹一皆削盪

惟蔡及許舊為血仇命公并侯孫曰十三年五月以總為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陳許溵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溵舊屬淮西故云并侯耕借之牛束其弓矢禮讓

優優始誅鄆戎鄆音運厥墟腥臊公往滌之茲惟樂郊孫曰

十四年二月誅東平節度使李師道三月以總檢校刑部尚書為鄆州刺史天平節度鄆曹濮等州觀察等使

詩曰適彼樂郊 惟東有猘 祝曰猘狂犬也淮南子猘狗不自投於河。猘音制又居例切 惟西有虵 韓曰虵蜥也。許蹏切 顛覆朋鄰我餘有幾 孫曰七月沂州軍亂殺節度使王遂長慶元年七月盧龍軍亂因節度使張弘靖成德亂殺節度使田弘正二年正月魏博節度使田布自殺三月武寧軍節度使崔羣為軍中所逐 嵂崒中居 嵂音律崒慈恤切 斬其脊尾岱定河安 孫曰河岱兗鄆之境嚴曰東平在河岱之間鄆州溪堂詩序云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悅于政相扇繼變復歸于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方唯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故有岱定河安之言 惟公之韙 韙是也。韙羽鬼切 帝念厥功還公

于朝陟于地官且長百僚（樊曰十二月以總檢校尚書左僕射守戶部尚書）度彼四方孰樂可據顧瞻鈞衡（一作衡鈞）將舉以付惟公積勤以疾以憂及其歸時當謝之秋（祝曰謝致仕也）賀問未歸弔廬已卒未燕于堂已哭于次（補注三年八月總卒）昔我及公實同危事（孫曰謂同征淮蔡）且死且生誓莫捐棄歸來握手曾不三四曾不濡翰醻酢文字曾不醉飽以勸酒截（韓曰說文云截大斷也。截側吏切）奠以叙哀其何能致嗚呼哀哉尚饗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

樊曰公太學彈琴詩序有武少儀者時為司業後以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使南詔此所謂御史武君者豈其人耶韓曰武侍御或以為少儀或以為儒衡姓氏及官御史皆同未知孰是公不信釋氏故作此文

御史（一作侍御）武君當年喪其配斂其遺服櫛珥鞶帨于篋（祝曰櫛梳也禮記咸盥漱櫛縱笄總珥耳璫也鞶小囊也禮記施鞶袠帨佩巾也○櫛側瑟切珥乃吏切鞶音盤帨始鋭切）月旦十五日則一出而陳之抱嬰兒以泣（鞶一作䩔）有為浮屠之法者造武氏而諭之曰是豈有益邪吾師云人死則為鬼鬼且復為人隨其所積善惡受報（一無其字）

環復不窮也環一作旋極西方有佛焉其土大樂親戚如能相為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樊曰柳子厚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中州之西有國曰身毒釋迦示現之地彼佛言曰西方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三惡八難衆寶以為飾其人無七纒九惱羣聖以為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能念力俱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武君憮然辭曰祝曰憮然失意之皃吾儒者其可以為是既又逢月旦十五日復出其篋實而陳之抱嬰兒以泣殆而悔且曰是眞何益也吾不能了釋氏之信不又安知其不果然於是悉出其遺服櫛珥合若干種就浮

屠師請圖前所謂佛者浮屠師受而圖之韓愈聞而弔之曰

晢晢兮目存祝曰詩明星晢晢注猶煌煌也孫曰晢晢形容潔白皃。晢音制一本下晢字作皙 丁寧兮耳言孫曰皃尚存乎目言尚存乎耳言死未久也 忽不見兮不聞一無兮字一作忽不見不有兮 恭誰窮兮本源圖西佛兮道子勤以妄塞悲兮慰新魂祝曰妄謂佛也。慰下一有斯字 嗚呼柰何兮弔以茲文

祭故陜府李司馬文

樊曰李司馬名郱雍王會七世孫長慶元年二月卒詳見公所誌郱墓。郱薄經切一本

無故陝府三字

維年月日孫曰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五月日守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陝府左司馬李公之靈曰

公學以為耕文以為穫發憤孤身復續厥家孫曰邦生未晬而父卒母抱置之姑氏以去至五六歲問知本末因不與羣兒戲能誦書百餘萬言於是縱學無所不觀績一作續選于吏部亟以科進孫曰以朝邑員外尉赴選顏眞卿第其所試文為上等擢為同官正尉歷臨大邑惟政有聲孫曰歷試陸渾南鄭令遂丞宗正曰朝帝庭出輔陝都吏畏寮慕子婦諸孫盈于室堂孫曰邦七男三女內

外孫十五人公姑忻喜姑一作始五福具有大夫士家孰不榮美孫曰是歲五月葬華陰縣如何不常以至大故嗚呼哀哉愈以守官不獲弔送昏姻之好樊曰鄭子漢公壻也以哀以悲敬致微禮公其歆之尚饗

祭虢州司戶十二兄文

樊曰司戶名岌公誌其墓甚詳○一本無虢州司戶四字

月日從父弟某官某乙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十二兄虢州司戶府君之靈嗚呼惟我皇祖孫曰皇祖名叡素仕

唐為桂州長史有子四人長仲卿秘書郎次少卿當塗丞次雲卿禮部郎中次伸卿伸卿生岌有孫八人樊曰其孫曰會曰介曰愈曰俞曰岌見於世系表及公集者才五人又有弇為殿中侍御史死平凉之盟其二人逝矣惟兄與我後死孤存孰何今曰一作於今又棄而先生韓曰岌以元和元年卒于虢不偕居疾藥不親斂不摩棺瘞不繞墳祝曰瘞幽隱也。瘞一計切趨奔東制奔一作生生死虧恩歸女教男反骨本原樊曰是歲九月葬岌虢州北十里公意蓋欲異時反其柩而歸葬于先原故云其不有年以補我愆長號送哀以薦此文尚饗

祭鄭夫人文

夫人公嫂注詳本傳

維年月日孫曰貞元十一年愈謹於逆旅備時羞之奠韓曰祭老成文云吾往河陽遇汝從嫂喪來葬此云逆旅備時羞之奠云云執云此來乃睹靈車必往河陽時也再拜頓首敢昭告于六嫂滎陽鄭氏夫人之靈孫曰鄭氏公之兄起居舍人會之夫人也嗚呼天禍我家降集百殃我生不辰孫曰詩桑柔之詞辰時也三歲而孤孫曰大歷五年公父仲卿卒公時三歲蒙幼未知鞠我者兄嚴曰李翺退之行狀云生三歲父歿養於兄會舍在死而生實為嫂恩未亂一年祝曰亂毀齒也周禮與未亂者皆不為奴韓曰男八歲女七歲而亂○亂初斷切又初謹切兄宦

王官提攜負任孫曰負亦任也詩曰是任是負去洛居秦念寒而衣念飢而飡疾沴水火祝曰沴災也。沴郎計切又音戾無災及身劬勞閔閔保此愚庸年方及紀孫曰十二年曰紀嚴曰舊史云大歷十二年五月起居舍人韓會坐元載貶官退之是時年十一從至貶所復志賦謂當歲行之未復從伯氏以南遷是也其後兄歿南方從嫂歸葬河陽故李漢集序云先生生於大歷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卒勤來歸薦及凶屯兄罹讒口承命南遷孫曰大歷十二年宰相元載得罪四月會坐黨與自起居舍人貶韶州刺史窮荒海隅夭閼百年孫曰會卒于韶年四十二萬里故鄉幼孤在前相顧不歸泣血號天微嫂之力化為夷蠻水

浮陸走丹旐翻然至誠感神返葬中原孫曰葬于河陽既克反葬遭時艱難百口偕行避地江漬孫曰家于宣州嚴曰建中二年中原多故退之避地江左即俊志賦所謂值中原之有事兮將就食於江南是也春秋霜露薦敬蘋蘩以享韓氏之祖考曰此韓氏之門視余猶子誨化諄諄爰來京師孫曰貞元二年公自宣州遊京師年在成人屢貢于王名迺有聞念茲鈍頑非訓曷因感傷懷歸殞涕熏心苟容躁進不顧其躬祿仕而還以為家榮奔走乞假東西北南孰云此來迺睹靈車有志弗及長負殷懃嗚呼哀哉

昔在韶州之行受命于元兄曰爾幼養于嫂喪服必以朞今其敢忘天實臨之洪曰貞觀中魏徵令狐德棻等議嫂叔服云或有長年之嫂遇孩提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闊偕老其在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則推而遠之求之本原深所未諭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洪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汲則哭之為位察其所尚豈非先覺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制可公幼養於嫂服朞以報可為士大夫之法矣李漢序公文集及李習之狀亦云嗚呼哀哉日月有時歸合塋封終天永辭絕而復蘇伏惟尚饗

祭兄子十二郎老成文

樊曰老成公之姪率府參軍介之子也介二子長百川季老成起居舍人會無子以老成為後老成生湘滂百川死公乃命滂歸後其祖介建中初公從會喪歸葬河陽遭中原亂與老成避地江南至是老成死于江南貞元十七年也斯文蓋公所謂善往復善自道者在當時無對後二百七十年歐陽文忠公為其父作瀧岡阡表始足以追配公此作覽者當自知之

年月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補注大歷五年公父仲卿卒公四歲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樊曰兄會嫂夫人鄭氏也中年

兄殁南方孫曰會責守韶州卒于貶所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孫曰河陽河南府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樊曰公二兄會介其一闕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樊曰貞元二年始來京城其後四年嚴曰貞元六年也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樊曰貞元十一年又二年吾

佐董丞相幕于汴州孫曰十三年七月董晉帥汴州辟公為節度推官。一無幕字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孫曰十五年二月丞相董晉卒汝不果來是年吾又佐戎徐州孫曰是歲秋張建封辟公為徐州節度推官。一無又字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孫曰十六年五月張建封卒公西歸洛陽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沒乎而一作先吾與汝俱少年以為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

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孫曰東野為溧陽尉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摇邵太史曰文用助字柳子厚論當否不論重複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退之亦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揺近時六一丈安東坡三先生知之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没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耶其夢耶其傳之者非其眞耶信也吾兄之盛德

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没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為信也夢也一有而字傳之非其眞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一有則字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信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舊本此句上無信字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揺者或脱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

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一作雖其無知悲不幾時一作悲不知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一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孫曰汝之子始一歲謂湘也吾之子始五歲謂昶也其後湘登長慶三年第昶登四年第昶生綰衮綰咸通四年衮七年進士天之所以昌韓氏之後者如此孰謂不可冀其成立者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比一作此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一無也字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極乎一無極字汝之書六

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言一作時月日一本皆作日月）蓋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稱一作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一無終葬二字）然後惟其所願焉（一無焉字）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

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一作生不能以相養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得憑其棺窆不得臨其穴祝曰窆葬也周禮又窆執斧以涖匠師下棺也○窆陂驗切吾行負神明行一作何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一作下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而一作之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為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教一作養幸其成長吾女與

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一本無二也字）嗚呼哀哉尚饗

祭周氏姪女文

（樊曰公兄俞之女適四門博士周况元和十一年卒其詳見公所誌墓公時為中書舍人）

維年月日十八叔叔母具時羞清酌之奠祭于周氏二十娘之靈（孫曰俞為開封尉女名好好）嫁而有子女子之慶（孫曰元和三年周况登第公以好好妻之生一男一女）纏疾中年又命不永（孫曰卒時年二十七）今當長歸與一世違凡汝親戚孰能不哀撰此酒食以與

汝訣汝曾知乎我念曷闋尚饗

祭姪孫滂文

樊曰老成二子湘滂於公為姪孫元和十四年春公自刑部侍郎出守潮州湘滂實從行冬公移袁滂至袁卒詳見公所誌

維年月日孫曰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月日十八翁及十八婆盧氏孫曰公夫人高氏盧氏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二十三郎滂之靈曰汝聰明和順出於羣流強記好文又少與比將謂成長以興吾家如何不祥未冠而夭補注滂卒年十九吾與盧氏痛

傷何言思母之恩連呼以絶執兄之手勉以無悲情一何長命一何短權葬遠地樊曰權葬滂於袁州郭南孤寃無依瀝酒告情哀何有極尚饗

祭李氏二十九娘子文

樊曰公之姪孫女也其李干妻歟公嘗誌干墓曰李干余兄孫壻也長慶二年卒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其曰合葬者先干死也則二十九娘子者干之妻明矣

維年月日十八叔翁及十八叔婆盧氏遣𥘉樊曰𥘉公之子長慶四年登第嚴曰𥘉恥兩切退之之子字有之或云一名佶小字符郎以庶羞之奠祭于李

氏二十九娘之靈曰汝之警敏和靜人莫及之姿相豐端不見闕虧幼而孤露其然何為出從于人既相諧熙又暴以夭神何所疵生殺減益竟誰主尸我哀汝母孰慰窮嫠。韓曰嫠無夫也。嫠陵之切 我憐汝兒誰與抱持念此傷心不能去離莫以送汝知乎不知尚饗

祭張給事文

樊曰張給事徹也元和四年登第詳見公所誌墓云

維年月日孫曰維長慶四年歲次甲辰 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之

奠祭于故殿中侍御史贈給事中張君之靈惟君之先以儒名家逮君皇考再振厥華鄉貢進秀有司第之從事元戎謹職以治孫曰皇考名休嘗佐宣武軍遂拜郎官以職王憲不長其年飛不盡翰乃生給事松貞玉剛幹父之業纂文有光屢辟侯府亦佐梁師前人是似耋吏嗟咨祝曰爾雅注云八十為耋詩云逝者其耋○耋達給切御史闕人奪之於朝大厦之構斧斤未操府遷幽都碩悖未孚繄君之賴乃奏乞留孫曰長慶元年三月以宣武軍節度使張弘靖為盧龍節度使徹先為宣武從事累遷監察御史至是弘靖仍辟徹

為盧龍判官時牛僧孺奏徹為真御史弘靖遣之而寄奏幽州不廷日久今臣始至須強佐乃濟行半道有詔以徹還之乃遷殿中朱衣象板孫曰徹遷殿中侍御史賜緋衣銀魚仍為盧龍判官惟義之趨豈利之踐伷豺發釁闔府屠剥償其恨怨君獨高脫露刃成林弓矢穰穰祝曰穰穰多也詩豐年穰穰○穰如羊切千萬為徒譟讙為狂君獨叱之上不負汝為此不祥將死無所雖愚無知慙屈變色君義不辱殺身就德樊曰七月軍亂都知兵馬使朱克融因弘靖於薊門館殺幕僚等以徹長者不殺置徹於弘靖所居月餘遷之別館徹出門罵曰汝何敢反行且罵衆即擊君以死天子嘉之贈官近侍孫曰幽州監軍以其事聞贈給事歸

於一死萬古是記我之從女為君之配樊曰徹妻開封尉俞之女為公之從子壻君於其家行實高世無所掩葬歐本掩一作於與寃東歸孫曰徹死或收瘞之其友侯雲長佐鄆帥請於其帥馬總遣人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詔所在給轝傳其家賜錢物以葬○轝一作與誄以贈之莫知我哀嗚呼哀哉尚饗

祭女拏女文

樊曰女拏公第四女○拏汝加汝書二切嚴曰元和十四年退之貶潮州女拏年十二死于商南層峯驛藁葬道傍長慶三年二月退之為京兆尹始歸其骨而葬之河陽集有題層峯驛詩并壙銘

維年月日孫曰維長慶三年歲次癸卯十一月日阿爹祝曰南史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荆土方言謂父為爹○爹徒可切阿八使汝妳以清酒時果庶羞之奠祭于第四小娘子拏之靈嗚呼昔汝疾革一作亟又作殛值吾南逐蒼黄分散使汝驚憂我視汝顔心知死隔汝視我面悲不能啼我既南行家亦隨譴扶汝上輿走朝至暮大雪冰寒大一作天傷女羸肌女一作汝撼頓險阻不得少息不能食飲又使渴飢死于窮山樊曰元和十四年正月公以論佛骨貶潮州拏子年十二在病輿致走道撼頓失飲食節二月二日死于商南層峯驛實非其命不免

水火父母之罪孫曰昭十九年穀梁傳子既生不免乎水火父母之罪也使女至此豈不緣我草葬路隅樊曰草死即瘞道南山下棺非其棺既瘞遂行誰守誰瞻魂單骨寒無所託依人誰不死於汝即冤我歸自南乃臨哭汝孫曰元和十五年九月公自袁州入為國子祭酒汝目汝面在吾眼旁汝心汝意宛宛可忘宛宛一作宛宛逢歲之吉致以先墓樊曰長慶三年十月四日公尹京兆發其骨歸葬河陽○以一作没無驚無恐安以即路飲食柔甘柔一作芳棺輿華好歸于其丘萬古是保尚饗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二十三